







龍含玉

緒言

宇宙今州無論英雄烈士外文章才子外風流冶郎外未嘗不留戀於色而多有喪其志者云云吁可嘆也至列至於玉娘之貞靜奇節亦可謂色界之卓犖超絕者耳不可以一流而歸之故耳好事者傳其事云外庸述讚美之意云云卷戒世人之好色者云云如玉娘者正果非千古之罕有歟外

茅一回

魏公命收銀

老僕諫看花

却說浙江紹興府上山川之明麗外人物之清楚外風土之佳良外自古以江南爲
擅名者即華族王姓家外有一個青年才子云云其名曰慶龍外其尊爺魏公
以以寇勲重望云云嘉靖末外位至閣老云云會以論事忤旨云云罷歸田里

者累年以與其夫人戚氏且感其無育也互相承歎一日夢蒼色龍
入懷也且偶然有身也亦誕生奇男也仍此錫其名曰慶龍也生得面如
冠玉也五羖角豐也亦聰明穎悟也才思過人也也魏公也曾有恩賜黃金
一百斤也亦貸與東市富商也亦往販於楊州而返也魏公也携眷也王將浩然長
歸於紹興府免裘之故園也亦將為終身計也時也慶龍也年也十八也亦勤勉學問
也亦不出門者凡有年也魏公也命之曰東市銀貨是令可收徵也亦為宗社子
孫之計也亦不可使蒼頭且徵還也亦汝其叔來也亦慶龍也受命也王與一老僕一青驢
且發行至京師也亦留之月餘也商人乃還也亦歸其息銀也亦龍也收拾行李也
亦遂向浙江也路次徐州也忽念此地也素稱繁華也亦思欲一觀也亦乃謂老僕曰
我在京時也庭訓也嚴重也亦局束書籍也亦年齒方長也亦開門闢世也亦所謂紅
爐青樓也豪俊佳麗之風流也遊也一未閱眼也亦今欲小停征驂也亦暫得游覽
也未知如何也老僕跪進曰公子也亦慎勿為也亦全好酒是狂藥也亦著口心過也

色為妖狐所入眼魂迷なり公子之英年書生なり志氣未定なり若使兩物なり
一寓心目なり不為彼祟所動者幾希矣なり不如不見之為愈也なり乃自西館
其語而自謂なり者游賞なり豈至於喪心なり且遂不聽老僕なり乃自西館
且便閱東館なり

茅二回

東館宴朝雲

南樓見玉娘

龍なり周覽東西兩館なり青旗金榜なり隱映於花柳之中なり且綠衣紅粧なり來
往於臺榭之間なり歌管迭奏なり且樽酒交錯なり龍なり徇道泛觀なり曾不
介意なり至南樓なり將欲小憩なり登樓依欄なり買茶而飲之なり適於
十數步なり有特起高樓なり樓下なり見周道如砥なり且平江如練なり遠近彩
舫なり泊於芳洲なり錦帆蘭橈なり伊軋盪漾なり且兩三白馬なり繫于垂楊なり

金鞍玉勒。蹴躑躅啼嘶。樓上見綺紈年少。方張宴樂。紅簾半捲。紗窗
敞開。玉爐。焚。螭。香。水。碧。篆。成。霧。金。樽。斟。玫。瑰。酒。翠。蟻。生。波。紅
粉。如。月。綺。羅。成。林。衣。絲。豪。竹。縹。凝。霽。妙。舞。清。歌。賓。粉。竟。日
臥。這。中。有。一。位。紅。城。外。手。把。碧。芙蓉。一。朵。立。起。班。獨。立。若。有。所。思。精。矐
華。矐。望。若。天。上。仙。娘。焉。龍。不。覺。注目。思。欲。一。見。但。恨。無。以。為。緣。偶。見。樓。下。有。賣。瓢。子。老。嫗。龍。招。之。前。殷。勤。而。攀。手。問。曰。那。樓。中。這。娘
子。是。誰。也。嫗。曰。東。館。養。漢。的。名。是。朝。雲。臥。不。言。未。已。眾。賓。各。自。散。去。龍。乃。於。手。袋。出。二。兩。銀。子。一。錠。外。贈。嫗。曰。此。物。雖。小。聊。以。致。情。嫗。能。為。我
乞。牛。招。此。佳。兒。否。外。嫗。謝。其。賜。而。笑。拜。曰。彼。以。悅。人。為。業。招。之。則。來。但。公
子。欲。見。彼。娥。者。徒。以。美。貌。故。也。尤。為。超。絕。於。彼。者。亦。在。焉。乃。彼。娥。之。小。妹
也。其。名。曰。玉。檀。年。今。十。四。姿。色。傾。國。討。盡。兩。館。無。出。其。右。者。但
年。少。未。售。若。賂。重。貨。必。得。好。因。緣。外。曰。我。之。所。以。欲。得。一。見。者

上但耽其絕色而已耳非有意於合歡也이로 嫗曰我與娥로素相善사當一揣其
意耳況感君之惠사敢不惟命이也고即投其家사久而不還이也고恐為
嫗의所賣사將信將疑사或坐或立사翹首凝望이也고忽從櫻桃花林中으로
有一道放光이也고驚視之사嫗手携一娘子사緩緩而來사歛容入門사
光彩動人사天姿仙態가百勝朝雲사眞世間所未有之國色也이香風一陣이坐
未接語고嫗然起身이也고屢為老嫗之挽執而竟不肯留사蓋羞被老嫗之
給而誤赴公子之召也이也

茅三回

金燭和新詞

玉枕拒合歡

龍이見此絕艷고心不定情사即銓銀三千兩사送其家고使老嫗로使
辭於佳人之母曰物雖不典이也고敢備一見之執贄耳고其母利之고邀龍公子고

宮行至其家。宮以盛設筵席。以金屏交回。宮上繡幕高擎。宮曰。玉醞激灩。
宮上香羞錯落。宮曰。紅粧台執其絲竹。宮曰。翠黛上奉其盃樽。宮曰。閨席之物。
以助歡之具。宮窮極華侈。於日午之宴矣。以玉檀以淡掃蛾眉。宮曰。天然艷。
粧。宮曰。俏々就坐。宮曰。蘭姿帶着。宮曰。玉貌含態。宮曰。掠削雲髻。宮曰。整頓花釵。
宮曰。服翠羽金縷衣。宮曰。素以天然細彩衫。宮曰。着紅毛朱綢襦。宮曰。覆以蜀川貝。
錦裙。宮曰。皆以鬱金香署之。宮曰。瑞龍腦熏之。宮曰。奇艷照席。宮曰。異香。
滿堂。宮曰。龍引見玉巔儀飾。似非塵世之人。宮曰。尤不覺驚喜悅服。宮
引以酒至半酣。龍曰。滿酌一盃。竹葉春。宮曰。請朝雲玉檀曰。誰意遠客
到此。仙界。宮曰。得取瓊液。宮曰。暫聞仙樂。宮曰。可謂平生之幸。宮曰。且以但所
欠者。上兩娘子。綺語雲章。爾曰。是以為恨。宮曰。且朝雲曰。離席而坐。宮
遂製齊天樂一章。宮曰。歌以侑酒。宮曰。宮曰。即和之。宮曰。乃令玉娘。宮曰。繼
和。宮曰。玉曰。不嬌不耻。宮曰。低眉不應。宮曰。其母及朝雲。宮曰。並力勸之。宮曰。

玉이辭以未能의이노朝雲이攬玉袂而慙々勸之曰旣售傾城之身たり何吝驚人之
詞의立連做新詞たり以娛佳實たり玉이勉強從命たり避席而卽製暮雨曲
一章たり詞曲中에隱有佳旨의용이恐玉娘이難與為歡たり自切疑懼たり逐和
其曲たり微觀其意たり玉이聽歌畢에始開青蛾たり且暗注秋波たり時送龍
公子眉畔たり龍亦意馬心猿이往來于玉娘身上의이時夜將半에盡歡而
席散의이其母令玉娘으로薦枕たり龍이就其錦茵たり欲做陽臺之夢의
이노玉이辭之甚緊曰妾之違命이有意存焉의이若欲強之则有死而已로다용이
疑問其故호니玉이太息而言曰妾은素以良家女子로早失怙恃たり又無暮시たり
幸一老僕たり行乞於市たり此家倡母가察我才貌たり且取以子之たり政為今日
取直之資たり使妾으로得至於此たり妾이嘗慕汝墳之貞操たり每惡河間
之淫風たり今若一媚公子에誓不適他たり恐公子以妾으로為路柳墻花たり
一折求棄故로不敢從命의이向者席間之詞에亦寓微意たり公子至想已

理會_이見公子風手神秀_고且才詞清高_고非不欲奉事巾櫛_이로_고妾之所縊_이若是_고公子止其思之_고이

第四回

嬌娘誓一心

老僕諫五罪

龍_이聞玉娘言_고且驚喜起拜曰恭聞千金之言_고不勝欣悅_이이若非素性貞靜_이何以至此_이且僕_이雖無醢三之禮_고娘_은宜守從一之義_고誓與玉娘_은終身偕老_고且互相背誓_고神明在彼_고이玉_이笑曰若能如此_고共誓一心_고이_고遂與就寢_고魚水和諧之樂_은從可知矣_로이龍_이自此之後_고縱情溺愛_고去_고不去_고恥歡取樂_고靡日靡夜_고有忘返之意_고이老僕_이乘間進曰公子_은不厭老僕之忠告_고於公子者乎_고이以實告之曰新情_이未洽_고自難割愛_고이汝姑遲之_고이老僕_이他日切諫者再三_고疇昔賂銀之時_고老僕_이非

不欲止之。是以見公子傾心注意。不可諫。只冀公子自悟。一向流連之至。于此歟。曾是老僕之不意也。是以。余不悅于色。曰。我年踰志學。尚未有室家。此娘。名在妓籍。曾不污身。且蘭心。可配君子。况願與階老。誓未適他。雖使良媒伐柯。求之不得者乎。老僕曰。公子外有命。不復以罪一也。不告而娶。罪二也。樂而忘返。罪三也。浪費重貨。罪四也。耽湮喪志。罪五也。老僕。不敢與公子。共之。請今辭歸。余。遽怒曰。這畜生。胡不遄歸。更命左右。逐出。老僕。出門嘆曰。吾與若。俱受閣老之命。女。收銀子二萬兩而還。不意中路。為妖物所祟。遽至於此。極。銀子不足。惜。固限公子之陷於不義也。遂行至中路。適逢浙江同里之商販客。泣而告之曰。汝當替我。歸告我閣老。老僕。無狀。不能善護公子。罪合萬死。遂自刎而死。商客。救之不及。歸告閣老。閣老憤恨。欲為窮尋。杳不知所在。但怒罵而已。余。自逐奴。

之後且專心留連。若將終身而不返焉。且厭娼樓之煩擾。忌遊客喧填。
方別構一書樓於北園之下。雖不壯麗。極其清灑。滿樓金碧。盈庭花
石。依然如春風燕子樓。且與玉娘。把酒論文。對月學琴。方足其
滿心之樂。且春花秋月。朝雲暮雨。駸々然為數年星霜。之已改矣。且

第五回

玉娘進善言

朝雲獻密計

玉娘乃於一日。乘其從容。方正色以告曰。妾以青樓賤品。且猥蒙君子不棄。方別
治一室。方為妾之栖。且思孰大焉。且感則深矣。且妾既與君子共誓。
一心。且非不欲甘與子同處。且奈公子。以妾之故。且得罪於親庭。且貽譏於士友。
且何復展丈夫之壯心。且勿顧兒女之情。且妾欲隨君潛往。且恐為主母。
所拒。且况公門。且有禮有法。且家訓嚴肅。且大人。且使賤妾。且豈有可畜之理。

也。公若與妾久留遺縷，恐公家大人積怒於公子，且娼家利盡而情疎，主母待公子豈能如初乎？公為公子計，則莫如懷未盡之寶，早悟迷道於將半，外還鄉省親，且讀書勤業，豈不撤晝夜，外速取英年黃甲，外早登洛橋青雲？公曰：公有立揚之譽，且妾遂團聚之約矣。此豈非兩全之策乎？公去之後，妾當死守，外以待後期。公曰：妾之愚計，固如是也。公高明所揣，以為何如？公龍服其高見，且拜昌言而謝之。公自念若欲帶去，則自多掣肘，如玉娘所戒，公必奪志。外恐王致命，公外遂不聽從，公乃號其樓曰北樓，公外盡其歡娛，公自是娼母見公子有久留計，且托以供需之計。公外日徵金銀，公如是五六年間，囊橐已空，公外無物可繼，公外反將寄食於其家。公外娼母私語于王曰：王公子資產已盡，公外更無零利，公外汝若小避，公外必去矣。公外豈可守一貧漢？公外虛負高價乎？王曰：王公子以女之故，已輸萬金，公外金盡背情，人所不忍。公外何敢如此？公外其母知王不避，公外且思其用計，公外問于朝雲曰：取玉檀養育者，一

歡取直引猶患千金之不多也今者引豈可以玉兒空作王家之物乎外朝雲
引尋思一計曰如此如此外引娼母乃給玉娘與公子曰某日在西館義女的引除
其孝服之日引吾家老少下禮所當赴外玉兒亦不可不去外引龍引難
之引引娼母曰亦不可同駕否外龍引欣然許之引引翌日引舉家啓行外引行未
至數十里引有曰蘆林口引引娼母知其行計之非經口引引

第七回

行乞滄海村

幸逢賣瓢嫗

那村引有叩更等在外食於里人引引爾若往赴則庶可得活引引久不然引
引必餓死矣引引誰料千金之貴公子引一朝為乞丐也引引龍引聞其言
而謝其恩引引艱難往赴這村里引引萬戶人烟引繁萃一都會引引然引
引海村水賊引引往來八掠引引村中豪富引引設警夜防引引以叩更等引引聚

集乞食人乞使克其任以卧龍以往乞其任乞人輩曰後來者不可
同於社會以爾當叩三夜更籌然後可以充食牌卧乞龍以許之乞
工往其更所乞因其夜體乞渾二倒睡卧乞誤失更點之籌乞乞人可
以怠其責任三更攻點之乞乞啼飢匍匐乞轉轉乞食乞路入楊州
行乞於人乞苟延歲月卧乞適值除夕乞有攤役於公府乞乞備
力於人乞為盲優奴乞方戲於庭除卧乞堂上有一官人可據胡床而坐
卧乞引領熟視乞乞怪而問之曰爾是何人乞乞往之乞乞實對其名乞乞
其官人可驚起下庭乞乞愕然着手曰不意公子何故賤辱之如此乞乞問其
故乞乞與之歸家乞乞分其衣食乞乞遣繼甚至卧乞此官人乞乃王閼老舊時
胥吏卧乞韓名偃乞乞今擢為漕運郎中乞乞來任於此府者也卧乞乞
居韓邸數月乞乞韓之妻屢訴於韓曰君之不忘舊恩可謂厚矣乞乞
但此凶歲乞乞家貧俸薄乞乞妻孥乞乞尚且飢寒卧乞我躬不閱乞乞遑恤我

後小頗自厭語云小頗之於耳云以爲乃辭於韓曰離親歲久云云思家日切云
以期欲轉々歸觀云云卧韓亦不得挽留云云辦給行資云云乃遂登程云云
先往關帝廟云云將卜吉凶云云路中遇一老嫗云云乃昔時樓下賣瓢的子
老嫗也卧嫗敬焉且泣曰王公子亡鬼耶人耶卧吾能料死云不能料生云云云何得
保今日耶卧妾之受君厚恩云云每一念及云云不覺墮淚卧云不意令朝卧相
逢於此云云無乃天之所賜耶卧至即一家止訴赴西館云云適在山店卧卧卧
料公子已死于蘆林云云又遷于其家云云居之如舊卧卧但玉娘云不預具
謀云云至令冤號哀泣云云卧以公子必死卧誓言不改節云云常處此樓云云
足不下樓者久矣卧若聞公子在此卧不遠千里而至云云卧云云云云
梗咽云云俱道蘆林之厄卧飢寒漂泊之苦云云云云

第八回

喜接公子書

佯罵老嫗言

老嫗曰我以販酒且乘舟到此卧下令將回棹云以不久卧又當復來卧公子止
幸計程小留時當以消息云且往報于玉娘云卧云卧又以數兩銀子且與
曰願公子止姑備留待之資云卧云卧亦有行貲云卧可支旬月卧云卧辭
以不受云卧遂得紙筆云卧修書于玉娘云卧付之老嫗云卧殷勤申囑云
卧討答過歸云卧快慰我望云卧老嫗拜受其書云卧與龍亞別而登舟云
卧歸于徐州云卧潛見玉娘云卧具道玉公子之事云卧傳其書贖而并告復
去之意云卧玉娘云手接玉公子之書札云卧批手披閱云卧其書云卧曰
葦廬林餘肉云漂到楊州云卧悲號行乞云卧尚保殘喘云卧每恨娘子小薄
情太甚云卧以不圖隣母且逢此路上云卧聞得娘子小深在此棲云卧不
復接人云卧然則殺我者止非娘子也且卧相望千里云卧無路逢拜云卧自
念此生何日重逢卧歸舟臨發云卧付書凌遽云卧和淚濃墨云卧戰手臧

辭以滿腔悲懷是言之何盡也乃立惟願王容之千萬保重也其月日不死人王慶

龍之拜告于玉娘芳卿香案下乃笑曰

玉娘之讀未至半則雙淚汪々々々濕紙已盡乃且喉門嗚咽々々不敢出聲也始知王公子死生之且殆若天上消息也乃拜謝于老嫗曰非老母之有信也何以得瀕水千里之奇音也乃出雲錦一端々々謝其殷勤也且從容密囑曰來日之夕則當令侍婢立傳簡告也母且歸去也倘緣老母之復見公子也無非老母之賜也所可報也也乃粉骨猶輕也且私相出入也恐致疑也山々老母乞不再來也乃倡母知有人到此樓也且覘於窓外也玉之覺之也乃目老嫗而佯罵曰初以王郎之媒於我而不幸王郎之見誑於蘆林也々々已葬於烏鳶之腹也々々自守深盟也々々以死為期也嫗之所宜矜悼也也々々反以巧言之又復紹介於誰耶也々々豈知嫗之無良也々々至於此耶也嫗佯笑曰吾憐娘子之紅顏塵老故也欲令梳粧也々々將賭新歡也々々這畜娘子也故罵老物也娼母聞之也々々排窓而入曰嫗之言也是矣也汝何不思而反為罵人也若是無禮也又尾其

言_レ々_レ反覆開諭_レ言_レ王_レ緘口不答_レ王_レ蒙被而卧_レ王_レ老干反倡母嗟嘆而下樓_レ王_レ

下樓誘甘言

買舟致血書

翌日_レ王_レ忽下北樓_レ王_レ就其母而告之曰中夜不寐_レ王_レ枕上思量_レ王_レ昨日之言_レ其甚似有理_レ王_レ妾本倡家所養_レ王_レ豈有貞操_レ王_レ章臺楊柳_レ王_レ自分千人之爭折_レ王_レ玄都桃花_レ王_レ何厭萬馬_レ王_レ成谿_レ王_レ金鞍駿馬_レ王_レ惟其所嘔而赴之_レ王_レ錦衾瑤席_レ王_レ隨其所挽而留之_レ王_レ雖未得一笑之千金_レ王_レ亦可賭五陵之纏頭_レ王_レ以榮吾身_レ王_レ以富吾家_レ王_レ則是父母之所喜_レ王_レ不幸向者_レ王_レ得王_レ郎留情_レ王_レ一朝分離_レ王_レ情思煩惡_レ王_レ或冀生還_レ王_レ王_レ以續舊歡_レ王_レ今則時移歲變_レ王_レ消息永絕_レ王_レ王_レ郎之死的矣_レ王_レ昨日月如流_レ王_レ韶顏不留_レ王_レ他日白髮_レ王_レ後悔莫及_レ王_レ王_レ縱使王_レ郎

再生の卧丘豈可復悅而更續前縁のり豈欲挽青春之末暮を以増紅樓之高価を卧娼母大喜曰汝能回迷而自返を以吾家之福也卧を欣悦不已
卧卧玉の歸北樓を水潜修書札を以銓私藏銀百兩を以使侍婢旦乘黑夜
を以抵老姫日母其努力を以傳此書角を以伴送銀子に母取其半を以半與
玉郎を以留連数月を以老姫懷其書を以買舟歸到楊州則龍の留在江頭を以
忍飢待を以已踰半月の卧老姫傳其書を以龍の見其手迹を以掩泣開緘を
以一幅白雪鮫綃を以嚼破指頭を以血書之卧其書を以曰

背夫玉檀を以再拜于玉郎足下を以妾の初以賤質を以誤公子於花樓を以後以巧
計を以給公子於蘆林を以妾雖無情於其間の事甚々惡を以妾之所嫌卧
自念厲階を以是誰禍胎を以當誓一死を以以答重愆を以丹心所存を以白日可質
の卧或冀公子を以萬一脫禍を以庶幾賤妾の他日陳情の卧故を以不能自靖を以偷
生至此卧豈意鄰母を以傳此手墨のり豈知公子を以不因於蘆林而將悔於花

樓也。一喜一悲。唯增飲泣。夫有一計。可報舊恩。公子止於某月某日。潛到徐州。徑入闕帝廟。伏於卓下。以待妾至。片言千里。恐失機闕。秘之慎之。母令違期。聞公子處。洎方急。故姑送濡洙之資。上卧玉檀。再拜。

龍引觀書畢。悲喜交集。如醉如狂。乃

第十回

焚香拜南廟

騎馬過北樓

賣銀治行。計日登程。潛到徐州。待其約日。而秘入闕帝廟。一如其言。卧玉引自送。姬之後。凝粧盛飾。談笑自若。或遊隣里。或罕處北樓。同郡大賈姓趙者。年雖已老。夙慕才貌。及聞放節。欲得一觀。以千金。賂其娼母。娼母受之。大喜。勸玉獻媚。引

王遂快諾云立與之為期三日期在半月之後即其母恠問其故遂曰王曰笑而答曰我往日與王公子且情誼頗深云云共成約誓且月告于神祇云云今不破盟而適人云云非徒有愧於心云云恐有神罰云云欲往闕帝廟云云卜吉日破盟故且延期如此且云母然之云云龍云遂齋戒薰沐云云赴闕帝廟且月假托名香金燭云云潛懷金銀數百兩云云至于廟外云云非其從者曰破盟告辭云云又有所諱云云不可使聞於他人云云即汝輩止留此等候云云乃辟人云云入廟登殿云云挿香禮拝訖云云便向桌下云云潛呼王公子在此否云云龍云從者卓下錦帳中云云非匍匐而出云云王云凝立卓前云云即死生契濶之懷云云如何禁得云云王不覺抱持慟哭云云即至王云急止之曰倘使吾從者且得以聞之云云今日之禍云云甚於蘆林云云慎之慎之云云王因舒舊日之冤曰當時西館之行云云妾與公子且俱落奸計而妾之欺公子者亦有一線焉云云其時隔在數日云云非娼母令妾小避云云非欲藉公子云云妾云拒之

甚苦而吞之不告于公子者。上恐公子煩惱。下妾自忍之。而徒堅金石之志。則豈意凶計。介至於蘆林之毒者乎。下不告公子。而先處者。上是妾欺公子之罪。下萬死何惜。則此事已往矣。則言之無及。則外請以奇筭。是欲開前路。上即以金銀秘計。是授之曰。如此如此。上即令公子。是還入卓下。下乃呼其從者。下列拜於殿下。而同為歸去。則龍。即赴隣邑之市。共下賣其金銀。下買綺紈。而服之。下求駿馬。而乘之。下又買空皮箱數百枚。下實以瓦礫。下鎖之金銅。下扮粧金銀彩帛之包。下賞夫馬一百匹。而馱之。下使先行北樓大路。下龍。極其華飾。下金鞍玉鞭。下豆揚揚策馬。下百花春風。用意氣軒豁。下向玉檀家。下自南而北。下如向京師者然。下至玉娘家巷口。下隣人會集。下見龍。即之駿馬如龍。下輜重如雲。下擁途而羅拜曰。公子一去。則頓無形響。則未知今日。下便從何處。而猶享巨萬之財富乎。下

第十一回

隣人羨龍富

老娼叩馬言

龍曰笑曰公等何不聞李白詩乎千金散盡還復來此言豈得有恆此
且今適定婚於北方故且方自浙江而來矣此言衆皆欽羨稱嘆此言
娼母家奴僕爭相望見此言奔告其家此言王聞其語此言佯驚失色曰
噫王公子不死此言豈可破盟而再嫁乎此言遂向北樓此言挽香巾而自縊此言
王侍婢此言急呼娼母此言救而得止此言龍此言軒昂風采此言揚此言策馬此言
過王檀家此言不顧而去此言王娼母與朝雲此言覘得裘馬財寶之盛此言立相
與密議曰王檀此言知王郎不死此言且恨其破盟此言至欲自決此言自此之後
王此言必不再嫁此言若失此時此言更無所得此言王彼無心公子此言若以溫辭善
諭之此言王必不念而復來矣此言王此言豈不因此此言圖其財寶此言王此言遂追走此言一路此言

叩馬而語曰公子之何無情若是蘆林一散之後則不知公子在於何處
方昨日望其歸則竟無音信引至舉家老少號泣度日則不圖今日則
復見公子則公子之何恨之深而過門而不入也至龍則按轡而答曰是誠何
言且始余迷於娼家方財盡不歸故至爾畜牛輩介紹我於蘆林方必欲
除之方福慶未艾方且皇天陰隲方遇賊不死方且還鄉治產方欲求良
妻方方有所適方自鄉取路方不得捨此方尚恨過汝門之不幸方
何能豈可復趨而再辱方且娼母放聲大哭曰往者蘆林之日則始覺房子是忘
未下鎖方請公子送之方我等候多日則已暮矣方意謂公子不返方
且四顧彷徨四無依泊方不得已捨蘆林而投近店一泊方且以待公子之來
則豈料公子冒夜馳還方直入絳林而陷於賊窟也且跟尋公子方
無處不搜方徘徊屢日則計無所施方慘還家則家間所藏則蕩失
無餘方必是隣人及守奴之所為也且引不恨財產之見失且惟憂公子

之存沒古_レ雖以老婢之無良_ニ出唯自_レ爾_ニ況玉娘_ニ矢死秉節_ニ昨日
夜號泣_ニ昨不下此樓者有二年矣_ニ公子若詢於隣人_ニ吐亦認其吾家之戀
公子_ニ可謂切矣_ニ公子何其誤蒙若是_ニ若曰與玉_ニ出情緣已盡_ニ昨不可
更顧則已_ニ出豈以無忘之言_ニ出加諸苦待之人乎_ニ出_ニ爲公子不取也_ニ
上_ニ公子佯答曰

第十二回

玉娘獻奇計

碧樓設大宴

母之言_ニ如是_ニ方_ニ當見玉娘而更詰之_ニ方_ニ出乃旋馬就其第_ニ方_ニ娼母
朝雲_ニ自以爲得計_ニ出隣人_ニ皆笑龍_ニ郎之愚痴_ニ出龍_ニ至其門_ニ方_ニ娼母迎
之樓上_ニ方_ニ令玉娘_ニ出見_ニ出玉_ニ不肯出曰誰招王公子來_ニ出彼雖強來_ニ出豈
忘蘆林之恨_ニ而一如前日之歡_ニ出_ニ不如不見_ニ出_ニ娼母入來_ニ方_ニ再三勸

誘去且彷徨而不忍去者顔色之青八黃之變至曰彼以堂之公卿之令男
之且誤落於娼家之外居總數歲則散盡萬金之可以謂厚矣其不思其
恩之立反陷死地之使公子之幸以全生之外再享家富之可以渠雖不言
之小吾豈醜然相對曰父母曰我以權辭解之之可以渠亦洩然永釋外
故且得至于此之汝何固執若此之至王曰人非木石之外皆有是心之
豈有紹死蘆林而遽忘其惡者乎小龍亦以之之久不出且若將起身而
去之至母勸王尤懇之外十分着意之外至王曰母欲強出則頂用一計之
以紹公子然後外乃可出也且外母曰何也至王曰宜以公子前所賚未金
銀及公子所辦器玩之陳列於前之且又設大宴之外為壽公子曰家間
財寶之盡失於前日之外惟公子所贈金銀玩寶器物是適以王兒
深藏於北樓且幸而有焉之可以無非公子之福也外敗家風霜之外尚盟
物之且忍之不賣者止待公子他日之光臨也之吾之待公子外可謂至矣

卧公子反以蘆林之事疑之乎外請以此豆為壽云則彼釋其感而反
有所賂之引然則以昔日之財寶豆為釣新財之芳餌外引娼母以為
然外乃設宴陳寶于春碧樓外周旋歡迎言一如王言外引王引
乃出採公子而猶肯面而坐外不敢正對卧龍引問其故外引王曰今
止不知蘆林之無情而疑我所給外過門不顧外引妾以何面目引
以對公子乎引外龍引舉杯而笑曰曩時遭禍止不無疑恨引引今見
主母誠款之甚至引不覺宿恨之冰消外引乃壽於娼母及朝雲
引外勸之甚懇引娼母其朝雲引言其中計引引竟席黍宴引外盡
歡而飲引外王引先為約束於侍婢引外引對於龍引引娼母其朝
雲引放情泥醉引引扶人於寢室內引引龍與王引引盡收其財寶
引外婦寢於北樓引引阻懷歡情引引非一宵可叙引引如醉如狂引引如夢
如寐引引青鸞紫鳳引引耽耽歡愛而已引引

茅十三回

春夜和情詞

曉天訴別恨

龍引見屏間川有玉娘手題一絕詩云其詩曰

北樓春日又黃昏濕盡紅中洗淚痕回首蘆林鳥啼散不知何處可招魂
龍引見其詩中哀怨云且不覺墮淚云云即援筆和之曰

舊客登堂日又昏紅燈相對拭淚痕蘆林風雨今如夢萬樹春花已返魂
時夜將半云云四顧無人云云玉云一聲太息曰公子止相家千金之子云宜繼
箕裘之業云云上而翊贊國家云云下而不墜家聲云是乃公子本分云云
見一娼女云云迷而不返云云流連數年云云賈盡萬金云云終使不償之身
云云落於不測之禍云云雖曰不死云其危孔慘云云不如乘此機會云云
收彼財貨云云歸省親庭則庶弛父母之怨而終免薄行之名云云云云

乃扶而起之方外涕泣相對升升遂製悲歌而別之方外其詞云乃滿庭芳也
深情未攄清夜曉此生何日重相歡蘆花孔道安可失機闕嗚呼良人
去對明鏡長作孤鸞好歸專心黃卷慎勿憶紅顏佳期在何時萬里風
塵一去難還悵相省白髮共誓心丹自此北樓無人見孤倚欄干江南消息
難傳望之多青山

龍引繼和曰

千里生還半夜將離紛之心悲歌歡征鞍欲動白雲迷楚關虛負一雙
玉蕭望秦臺幾時來鶯慘子裙不忍相釋壯士凋朱顏有約雖金石無
路重逢何日得還怕石腸成灰玉顏消丹隙駒沉光幾迴添相省淚闌
干倘未死再續前緣轉海更移山

而已至晨鷄一聲則青燈引已淺引玉引急令侍婢豆潛呼公子之從者
方外盡取皮箱來方外方外棄其尾礫方外以娼母所壽之金銀器玩升并其

私藏寶玩而納其中者。昨封鎖如舊。今昨使行前路。今且請龍乘馬。今龍
以不忍捨去。今昨憐之。嗚咽。今昨抱持玉娘。今立飲泣不已。今玉以手推龍
。今龍以龜勉相別。曰何時。今乃有重逢之期乎。玉曰。歸覲之後。今專意
讀書。今昨題名。鴈搭。今且得刺此州。今是為相逢之日。今以昨不然。今昨見妾
。今亦難矣。今昨今昨言。

第十四回

自行縛虎計

故作訟島事

妾當以死為節。今且誓不再媚他人。今以昨龍以雖知玉娘之節。今堅如金
石。今且以娼母強奪其志。則玉必決死而不從。今以平生恐不得重逢。今
昨乃把玉手。今且泣而告之。曰玉娘之誓言。不他適。今儂非不知。今且其於玉
母之強脅。今何哉。今然則必有死而已。以人生一死。今安得復生。今以今以吾

所見之豆也。不若降志毀節。妾以遂他日重逢之約。王娘曰。勿為汎聽。
妾且以副至願。王曰。忠不事二。臣烈豈有異。臣若。有權術。則固不徒。
死。臣不必深慮此身。臣遂與相別。次日。曉天。踈星。恨緒萬重。
卧龍。潛行登程。遂向浙江而去。王。送龍。即啟行。王嘆曰。青山。
隔送行。疎林。不做美。一句。為我準備語也。王掩泣上樓。與侍婢相約。
各取衣絮。索其口。王以條索。豆背縛其手足。俱倒床下。
王。翌朝。娼母家僕。見龍。即一行。杳無去處。王來告娼母。妾。
娼母扶起。醉頭。敬駕。就玉娘寢所而觀之。王。玉娘及侍婢。皆脉脉。為氣。
絕之狀。王娼母驚呼而救之。良久。乃得甦。回。王。惡灌之。茶水。王。
察其精神。而告之曰。吾不欲見王。即者。良由此也。王。母自招邀。王。夫誰咎。
乎。王。王公子。雖曰無心。豈忘蘆林之恨。而有如土偶人哉。王。王。聞寢席。
。不為交歡。言私自恠之。王。至夜。將半。潛呼從者。盡搜金寶。王。

將吾與侍婢女皆欲殺之女公子尚止之女只如此而已女女之見辱女不可恨也女引但恨寶財女又從而失之女不可不追奪其財女吾之就縛時女暫聞其約語女引恐我跟追女欲入東府而留避女云女復速追捕女娼母遂呼聚隣人及家僕女乘馬疾馳而追之女至徐州公門外女王女遽下馬女拿其娼母而下之女大叫公府胥吏及隣里告之曰我本良家女女子年少失怙恃女此娼見我姿色女取而養之女使之悅人而取利女焉有母子之義也女頃者浙江王閣老之子慶龍女適過吾家女見而悅之女賂盡萬金女娶以為婦女立治第別居女擬將偕老女此娼巧詐奸謀女欲殺於蘆林女王公子幸而得脫女赤身還鄉而戀妾益甚女昨載寶重來女此娼更欲攘財而殺之女王公子日之夕女此知機遁去故女此娼恨未得奪其財女今者率隣人追之女將欲殺掠女此娼妾女佯若同謀而來女實欲舉訟於官也女此事首尾女隣人之所共

知而難諱也。昨方因自慟哭。方昨挽娼母而欲赴於訟庭。方曰。

第十五回

乞米守苦節

賂金行陰計

隣人乞素知蘆林之事。昨故臣亦信夜間之謀。方昨皆是玉而非。姬曰。詐稱王公子盜財而去。故臣我等以應從而求。方昨若知殺掠之情。方昨豈可從來曰。多胥吏等。方亦嘗聞蘆林之語。方昨皆罵。姬曰。獷賊。姬雖歡自明。方昨人不可信。方昨方且威勸玉娘入訟。方昨方且娼母哀乞。方昨方且玉娘曰。姬雖有殺夫之謀。方昨方尚有養我之恩。方昨方如不起訟。方昨方且姬能使我守節。方昨方終不相脅乎。方昨姬許諾。方昨方且請胥吏輩作書帖以記之。方昨方且使隣人乞且皆着署。然後方昨懷其書券。方昨方且還上北樓。方昨方且只令侍婢乞米。方昨方以供朝夕。方昨方且不藉於娼母。方昨方其婢亦艱辛乞米。方昨方以奉其至。方昨

少不厭苦リ侍婢名蘭英リ亦有姿色ナリ性不喜與人交歡ナリ
或有求狎リ則罕與相應ナリ且只侍玉娘ナリ不離其側ナリ蓋玉娘リ
自良家率來者也リ娼母疾玉娘リ當欲殺之リ恐為隣人之所知而
不可焉リ前日趙賈者知玉不可求ナリ乃推所賂於娼母リ娼母
惜還其金ナリ相監密議曰如此ニ吾リ乃糾ニ團東リ居數月リ娼
母叱玉娘曰汝以王郎之故ニ背我養之恩ナリ終不母我ナリ雖在吾家ニ
更無所利ナリ不如空北樓而處朝雲リ遂驅迫逐出リ娼母先
時リ陰與商姬賂以重貨ナリ以私計約之リ及玉娘被黜リ率一少婢ナリ
且窮無所歸ナリ沿道而哭リ其商姬遇於道ナリ問其故而佯泣曰吾每
憐娘子苦守貞節ナリ乞米糊口リ今又避點ナリ何所依賴ナリ若無所歸リ
姑徙陋栖歇泊リ未知如何ナリ至リ喜得居停ナリ拜其恩而謝之ナリ遂隨
同徙ナリ居之月餘リ姬曰吾見娘子不肯耶天ナリ久而愈戀ナリ必實

矜惻曰我為娘子而傾出貲財去且賃得人馬辛卒娘子歸浙江州去以能令王公子厚報而還送否外王公幸其言外乃謝曰倘得如此則敢不竭力報德外王公

第十六回

毒手中欺詐

假面做歡喜

商姬大言諾之去且賃人治裝去外一日啓行月行至一境去外有衆人引狙伏於路外擁王娘驅迫而去外王公顧呼商姬去外商姬已不見矣外王公乃謂衆人曰偷輩也緣何者去外衆人曰我們是為趙大賈所使去外迎娘子而去外王公何脅去之有外王公失聲痛哭曰吾為畜婆外所賣外去且遂隨王馬去外衆人復迫上馬去外蜂擁而前外王公悲呼哀乞曰容我暫緩一息外衆人憐之去外停馬小休外王公私欲自決外外不能自由去且既而潛

思曰我今徒死吐空負前約이니不如權往호호以省其機호호호호호호遂制其臂帛호호暫令蘭英으로掛於路左樹枝호호或有過客好事者호호必傳播於南路호호호未久得達於慶龍호호호為報我消息호호호호호復被衆迫호호호至于趙家호호호趙賈出門跂待호호호見玉娘來호호호扶而下馬호호호喜而慰之曰娘子與老僕으로亦有佳緣矣호호此實天與호호호호夫豈人謀호호호玉이佯笑曰中道改路호호호亦遂佳期호호호趙賈以玉之守死秉節호호大為疑慮호호가得聞媚語호호호不覺欣忭호호호玉이與趙賈로同處談笑호호호相愛相悅호호極其親近호호호但欲交歡則輒辭之曰玉郎在時호호與妾相約호호今年必當來訪호호호호호若過此期호호호任汝他適호호호호호妾亦許諾호호호已為成誓矣호호今玉郎이不來호호호餘日이無幾호호호假令新歲호호玉郎이重來호호호妾已適他호호호豈可從호호호호所不從命者호호호欲畢其約호호호不欺吾心호호호新歲新歡호호豈不樂哉호호令妾事君호호호復守此心호호有如金石矣호호

幸勿奪吾之心。曰：是為君之福。曰：趙賈恐其忤意，不敢強狎。曰：若欲歸寢於舊妻，則佯如挽留，人不能知其不相狎。曰：趙賈語時，其親戚知舊者，或有知其事者，曰：適有浙江商人，過來其隣舍，昨有買香者，綴以玉令蘭英取其一端，以厚價贈之。且繡出四韻一絕，方以趙賈止目不識，丁以不知書意，方且但稱羨而已。曰：一絕方以趙賈止目不識，丁以不知書意，方且但稱羨而已。曰：

第十七回

趙賈中毒計

楚獄成疑案

繡畢，潛喚商人曰：爾領帶此方，去紹興王閣老宅，必有一少年公子，方厚直而賣之。方曰：爾須勿違言，其直是爾自取之。方曰：商人謝之，方且直向紹興去。曰：王居數月，當其舊妻，雖有姿色，以素無貞操，方且又見隣家巫夫妻，日相交遊此家，而其巫夫亦無行檢，以惟耽酒好。

色而已。以是至。乃偽作舊妻相邀期會之書。依手跡而模之。以投
巫夫。又作巫夫書。以投舊妻。兩人各以為信。且相會和好。不
俱不悟矣。自晨去暮來。輒以為常。至於一日。乘其來會。不
覘於慮。牖之。顯示窺見之狀。兩人相恐。至告其夫。夫與謀計。欲殺
玉娘。非以滅其口。坐舊妻曰。玉雖殺之。而老夫猶在。心不自安。以殺
玉之力。去其老夫。豈非長遠之計也。乃巫夫曰。不如并去之。乃密謀
既同。趙賈出宿於他。乃羽立朝而還。見舊妻以珍珠作粥。實毒
於中。且進于其夫。玉乃方梳頭。見其粥色。疑有蠅毒。而又慮其
只毒於玉。乃曰。問其粥香。甚美。吾欲取其多者。乃換其所進
而實于趙賈之前。且托以粧梳。遷延不食。趙已飲之。佯作
觸手而覆于地。於焉問趙。已仆地。吐嘔血而死矣。玉出呼隣人曰。
舊妻與巫夫作謀。非蠅殺其夫。乃里人顛倒聚集。非捕縛其

舊妻與巫夫及王娘至王以告其鑽穴窺見之事王又以粥餘足哺狗王以
狗立見之卧舊妻曰王以奪節之怨王足實毒于粥卧卧王亦在里人亦拿
此三人及奴僕比隣而告之於官王以舊妻王娘王互相下詬王亦俱無明證
卧卧隣人亦或供舊妻巫夫亦素無相奸之驗卧卧王亦或供趙實王與王
娘王足未嘗相狎之語王以逐成疑獄王亦官不能決卧卧卧却說龍王自
徐州王半夜別王之後卧卧收其財寶王渡浙江歸紹興王以聞老聞其
來王王大怒拿入王亦細打罵之曰汝返父忘婦一可殺也王耽色敗身卧
二可殺也王滅財覆業卧三可殺也卧王亦王龍王泣對曰忘婦敗身王固難
下白卧卧王至於滅財王亦王無失鎰銖王且令已輸來矣卧卧卧閣老性本
嚴峻王亦猶令杖之王以閣老女婿吏部貢外郎趙志樂王以公事到此王
以乃閣下之所敬愛卧

浙江拜翁孃

徐州寄詩札

趙負外方侍閣老而坐卧遂起下庭方手扶慶龍方泣告于閣老曰此
兒卽年少迷色方自不能過歸卽豈無愛親之心卽且今日得返宅可
見良心卽况其財寶是今盡載來方不溺於酒色界卽明矣卽閣老
乃命免杖方計其財寶於庭中方厥數有剩卽閣老心自恠之卽龍
入拜其母堂方其母夫人卽撫背而泣曰不見爾面久矣卽何其滯歸也
龍卽以實對之方俱陳玉娘之顛末方夫人歎曰玉兒不養於良家方
雖欲為婦卽安可得乎方數月之後卽閣老責龍曰汝積年倡技方專
廢藝業方無復望於功名卽將為農乎方將為商乎方汝願何事
龍卽猶願讀書方閣老乃抽左右之書方誠其可教方龍卽在徐
州時卽受玉娘之忠告方專事文墨者五六年卽所誦經史是觸處融解

方外無所不通이언 閣老疑或講於平日고轉輔諸書이試之고隨試隨講方
外誦如河流卧閣老雖不許與나心自喜之方外欲試製述方外欲出題일適
有鳴鴈飛來이늘乃命以此賦之고龍이即就席成章方外跪而進之고以筆
法이龍蛇飛動이卧其詩曰

昨夜西風動鴈群散空千點亂紛은影過青塚三更月聲落蒼梧萬里
雲碁罷零陵悲白首燈殘長信泣紅裙冥은誰寄南來札唯催寒衣送
北軍

閣老覽之喜曰汝之作此가足以贖志歸之罪卧入告于夫人曰夫人之子가久而不返
亡中道耽讀之故也久非好色也且方外遂構書樓方外以處龍이居
書樓數年이長念玉娘이戒方外讀書做茶을不撤晝夜이適一日鄉人이
得玉娘이傳帛書以授之고龍이見其書方外曰

徐州玉檀은奉寄紹興王秀才慶龍方外以妾이送君之後이常處北樓이

宣意娼母外迫以逐出外月遇得隣姬外幸留數月外誤信姬言外遂啓南行外
卧外不意中道外為人所脅外是亦妾之不早自靖外五徒守舊約外卧外誤落於兩
姬之奸詐也卧何惜微命外以効溝瀆外卧外且吐外第以臨別之語外耿外在耳外若
行小諒外卧外恐負前盟外卧外今將權赴其家外卧外隨機而處變矣外卧外公子外其諒
之外卧外聊占外律外卧外以寓微悃外卧外詩曰 雛鸞十尺向南飛 雲外寧知暗
設機 生入雕籠還有意 會將新翮掣條歸 某日玉檀是在徐州境再拜

第十九回

和繡詩成疾

作御史按獄

龍外視其書外且知玉外為人卧占外卧外謂已必死外卧外不覺長慟外卧外寢食俱廢者累日
卧外乃和其詩以自遣外卧外其詩曰

鏡裡孤鸞對鏡飛 舞餘啼血落寒機 奇紋自作相思曲 到江南對影飛

失侶鶯之一隻飛逐伴誤上錦人機
怨懷化作徐州魄血灑殘花歸不歸
自此之後呈戲已暮矣其消息已絕其生死無知其適有商人之買繡段
於其家者其家人見而不貴其只以繡字之故呈持示龍公子其龍其審其
語詳其字其疑是玉娘所作其召招問其商人其商人以實對之曰如此如
此其乃龍其竟知玉娘所寄者其買以重貨其乃次其韻者其欲付贈商人
者其商人辭以不歸者其遂不果焉其乃玉娘繡字詩曰

雲羅千里打孤鸞一落塵裳歲已闌
翠羽復令仙鶴伴金毛寧與野鳬
歡雖從烟渚朝遊并却向風枝野
宿單潛識解條矯翮日應將惡鳥墜金丸
龍其和其詩曰

金柵為籠鎖彩鸞秦臺歸夢幾時闌
高枝巢穴思連理團扇丹青憶
合歡千里青眼天外遠二秋寒影月中單
寒鴻何日能傳信欲寄茅山藥一丸
龍其一見繡字詩以來呈審玉娘其定在趙賁之家其以慣娼女之奸謀者其懷

玉娘之冤懷方外无功憂惱方外便成心恙方外或讀書之際外依稀見玉娘而
狂叫其名方外既已自悔曰吾若成疾外咄殆將死矣外安得復見乎外立握劍
定心方外端坐讀書外見玉娘外眩於目中外咄乃揮劍而叱曰汝以登第之
計外別於我方外又以重逢之誓外寄於我而何今日之撓我如是耶外居數
月外厥疾外瘳矣外龍外力業三年外得選於解元方外又中會元方外
終占杜元及第方外為翰林院修撰外時朝廷外以徐州殺夫疑獄外年久
未決外請以御史外考之外龍外求為其任方外玉外聞御史下來方外
疑是龍公子方外使蘭英外詳探其鄉里族氏年甲外亦未能詳知
方外十分鬱鬱外亦無可奈何外但仰天而已外

第二十四回

繡衣採民情

蘭娥識行色

明皇帝特命王慶龍_三為徐州直指御史_五乃賜紫綃衣一領_四
金馬牌一套_五凡官吏之黜陟_四獄案之取決_四罪人之生殺_五并皆有斷
_五乃_四御史受命謝恩_五乃即日發行_五行至徐州境_五採訪
人民之疾苦_五探問官吏之行政_五周歷數月_四至于北樓近處_五遙
望其翠甍粉牆_四柳陌花扉_五依然如舊_三但不見玉娘之音容_五懷
思頗惡_五探其徐州疑獄之未決_五村老野翁_四歎歎然曰_五娼女玉檀_四苦
守貞節_四誤落娼母之奸計_五留於趙賈之家_五玉不受污_五連不
染泥_五執操愈堅_五強售媚笑_五消磨歲月_四于連於趙妻之殺
夫_五不能自明_五受其苦楚_五于今三年_四今聞朝廷_三欽差御史_五方
為下來按獄云_四亦未知其明斷疑讞_五下其玉石_四乃傍人_四止之曰_五吾輩
上漁樵者流_四豈知朝廷之事也_四老人_三亦未詳知而但為風聞傳說_四似
甚不當_四乃御史轉問他處_五探聞其事_四四處所說_四一般皆同_四乃

御史深知其無罪方且尤極憤惱方乃使從者呈大書于榜木曰明日徐州御史按事方掛于徐州城樓上方先是播令於處理未決之審獄官與明查官查覈巡撫等官方某日會于徐州官衙方踏馬牌而期會已定方御史夜入徐州獄方以銀兩呈賂其獄吏方苦二懇乞曰在囚玉檀名即我受恩家處子方自賣身為娼呈不聞消息方今聞在獄方不禁張懷方欲為一面而寄附如干倉債方以叙一時之困窘方願垂寬惠方獄吏許之方引御史潛見方玉娘方蓬首鬼面呈一見龍公子方弊袒破冠方懸鵲百結方目不忍見方汪然泣下曰公子何困之如此呈妾之冤名更雪於何地而見其天日乎呈龍方默然良久曰袖出碎銀三四兩方以手傳之曰此是行乞于市方所得方不過如此方願備數日菽水方玉方不受曰妾名尚有公子之所贈金環一箇方藏在身邊者尚有之方售于市方以備春賑

一套四妾可以雖死可以瞑目也。御史曰：丈夫雖困，猶行乞食，則志氣豈可得自由之活潑也？外憐彼福堂人所賜之物，何可携去？外新備春服，以與之，且快然不受而去。玉見其行色，則蒼茫，且一層悲涼。外淚下，潸然。外曰：蘭英，汝從傍曰：公子行色，必富貴也。且昨見徐州城樓上榜本，掛明日徐州御史接事八字，玉曰：似是公子之所為也。玉曰：何以知之？

第二十二回

府下大閱校

籠中細聞語

蘭英對曰：見其顏色，則明潤黃紫，且聞其辭氣，則宏敞活潑，且必非乞人之狀也。願娘子且待其福音，且全月且說御史登日，現出于徐州府。外大開公座，且請會查官，且大集郡民父

老于衙前方外方為公開裁判일시御史先閱其獄案之供辭方外審問其罪人
引引罪人等曰王檀被掠而來로未嘗與趙賈로交歡은一郡之所共知至於
置毒之事方外는不可自明이오亦無明驗이니不可直招也라하니御史亦盤
詰無計라乃命嚴囚王檀於別獄고指舊妻與巫夫等曰王檀은當先誅之
라固不可問이어나外汝輩은亦以緩刑으로는不可得情이니今夜에必用酷
刑方外嚴鞠得情方外明斷此獄고明日에便可復命이라고亟令公府로
盛陳拷掠之具方外極其嚴肅고又命行李諸具을自房中而搬出方外
置於庭中曰遠行衣具가必多雨露之熏濕이니晒之於日光方外以便歸裝
이라고乃屏出吏卒與傍聽人民於門外而緊闔之고只留罪人輩於庭
中고御史上樓方外垂帳而不出이어나는千連諸罪人의覘其空庭無人고遂
相議曰王檀은無論有罪無罪고死已判矣어나外但我輩은因緣於巫夫之
賂物方外抵賴至今에千萬辛苦고尙不直供이어나外今夜에倍前嚴刑

이런何以保殘命이리오不若直招호야吾等이幸得蒙放이로다舊妻與
巫夫哀乞曰我若得生이런當以全家之財呈報其厚恩이니願乞不直供招
호야歸之疑案이런獄必不成이니幸垂大恩大德호야諸人이或諾或否이라良
久이御史出坐命鞠曰汝等은莫諱其情호야吾已知某也某也相議之說호야
罪已直招에案已明斷이로다諸人이相顧驚疑之際이御史命開鑰晒日行李
之兩衣籠호야忽有兩人이各自籠中出來라一是本府主事호야一是御史家
丁이러兩人이向罪人호야俱言其所議曰汝之所言은如此如此호야고彼之所言은
如此如此호야罪人이愧懼語塞호야各服其罪러遂以舊妻巫夫呈宣告以
處絞호야且遂放玉檀等諸干連罪人曰罪人은斯得호야無辜當釋이러호야
其官吏及一府之人이咸服其摘發如神이러라

第二十二回

出金賞俊貌

和詩宴鴛鴦

御史按獄旣斷方且放送玉檀等干連人立引干連人中名為黃俊猊者以趙
賈之比隣立且橫被拘囚以本是義俠男兒以熟知玉檀之見賣於商婦以
出於娼母之奸謀方且乃發憤而請訴其獄情之根因立引御史乃請本府
刺史吳白圭按之方且立引刺史大開公座方且聽審黃訴方且黃的訴曰
此獄以雖已明斷以但除其惡草而不除其根以必將復害嘉禾瑞草
矣以且當初玉檀之見瞞於商姬方且惹起一大疑案者以出於娼母之奸計
也以且今若不除其惡以則其害不去以願治其娼母商姬方以除其根焉方
且立引刺史乃令差撥方且押致其娼母與商姬方且乃嚴拷商姬立引商姬招
曰娼母與銀三十兩方且要我瞞玉檀方被奪于趙賈立引方且但起一時
之慾火方且所以售其計也以且無他所犯以且立引乃拷娼母立引娼母知不可
脫方且乃自蘆林之計立且至于玉娘之事方且從頭至尾立且自服無餘以且刺

史乃斷案曰二罪俱發臣處以終身懲役方且商軀上笞一百放送方且乃賞
黃的銀二十兩曰爾是發憤出首方非為民除害方以賞爾義心方且方刺史乃
報于御史方且方御史將復命啓行方且方刺史乃設餞宴于拱北樓方且方是日郡縣
畢集方且方刺史先知玉娘方與御史有未忘之約方且方乃欲紹介其佳緣方非別設
席於鴛鴦樓方且方乃令東西兩妓方且方周旋於前方且方乃請玉娘于是樓方非與御
史互相會方且方御史知其刺史之好意方且方目有戀玉娘之意方非乃會見於樓
上方且方舊恨新歡方且方不得禁方且方御史舉盃方且方先吟一律方非以慰夙昔
之情方且方其詩曰

海轉山移總有身
釵還釧合豈無因
蘆花殘骨乘香馬
楚獄餘魂上錦茵
黃卷尚能逃白髮
紅鉛猶帶得青春
相逢却是尋盟日
把酒那禁淚滿巾

玉娘方揮淚把毫方非即和其詩方且方舉白玉盃方非以侑之方且方其詩曰

芳規元不托梅身宿約寧知踐舊因舊日悲呼嬰木索今朝清宴醉瓊茵
誰憐荆壁完歸國自笑薇花老占春堪曳綠衣隨并白莫聽金縷謾沾巾

芳二十三回

奉詔都指揮

開戰大敗匈奴

御史與玉娘〇呈酌酒和詩〇且令東西館妓呈唱歌起舞〇極其歡娛
方〇西館妓生〇咸仰玉娘之貞操孤節〇誓死彌堅〇外竟至於重逢仙郎
則富貴雙全〇方〇莫不欽羨而悅服〇是日刺史宴畢〇大治車馬〇方〇從
者如雲〇以政發行間〇驛使奉命傳詔〇御史設香案四拜跪讀〇
其詔曰

令南蠻〇不服〇外命將出征〇朕〇特命徐州御史王慶龍〇外
為征南軍指揮都御史方〇直向雲南〇外六軍進退〇是次皆親

輶之撫綏南方而歸服王化之計勗哉

原來御史按徐州獄既畢馳報決獄之由皇帝大加歎賞之
欲為大用之云雲南夷八胡酋亦率其部落之入寇南方之殺吏掠
民者立據奪城池之響響應而叛者凡四十二郡之蠻兵之十餘萬
邊烽之日急之皇帝大御羣臣之命西淮總督花珍之出師
征服之乃命王慶龍之為指揮都御史之使撫綏之
以御史承命乃向雲南之玉娘亦隨之御史乃張高升大縣之
行之至三月始達雲南境上之兩淮軍之已到之設陣結營之
戰數不利之方欲請援之總督花珍之聞王御史行駕之來到
之諸軍將卒之拜迺於郊之御史受軍禮已畢之問征蠻之策
之曰總督之極言其地理不利之人心不服之戰起不便之未決
勝算之願御史之指揮神籌之以便決勝之御史應承之退休

別館古外令從者且探其蠶陣之動靜の臥數日の蠶軍の大開營寨
至と且投下戰書を鼓譟呐喊の聲動天地を王師大振の蠶將木
訥見に有萬夫不當之勇の臥全身鎧甲を且手執開山斧を且坐下
鐵駿馬を沽勇陣前を左右顧盼を執勢若猛虎を王師不敢
向敵の木訥の連敗三陣を且手斬八將を乘勝長驅を先
鋒の摧折を且中軍潰亂を王師退走三十里下寨を且摠督の
大為擾懼を請議于御史を御史曰を御史曰吾見今日之戰勢を
可以智勝の且不可以力拒を摠督是須高壘堅壁を以緩其勢
也

第二十四回

玉娘能進言

虎將不傳詔

御史探思其智勝之策之亦展地圖於案上之且秉燭達宵之亦若
有憂惋之色之以之王娘之從偏之進曰相公之近見神彩之亦頗減前日
之之未知有何所憂而決勝策之果出於何筭也之御史曰按見地
圖則山川之甚惡之且水土不便之亦無進退之宜之以之蠻兵之得強之且先據
地理之亦有誰制勝之便之是以深憂也之以之王娘曰自古獷狽蠻蠻之
俗之勁得貪之驕之亦見利則進之以之遇剛則退之亦出沒無常之且勝敗
不閑之亦為國家邊庭之憂者甚於北胡之是以為伏波之南征之越裳
之之亦先示威武之且後施恩惠之亦標立銅柱而返之以之諸葛武侯之南伐之孟獲
之之五月渡瀘之深入不毛之亦七縱七擒而南人之不復叛焉之由是觀之
以之五南蠻之可以心服之亦不可以力勝之亦妾有一得之見之以之依南越王尉
佗故事之亦相公之矯詔而授之之亦使之感服之皇靈之亦歸之府巢穴之以之南
方之亦無復憂矣之以之相公之何不試之之御史曰策雖甚妙之亦但無使者之

承其任者有是所難也。且外玉娘曰：王師遠至，州猛將如林，以智士如雲，有
豈可無一個使价之任者？以御史然其言，外乃密作撫綏詔一道，外裝置金
函，至翌朝與總督、三會見于大營，外文武將士環列左右，外金鼓三
通，州指揮都御史與兩淮總督、三相見畢，州御史乃言于眾曰：蠢彼南蠻，
以不服王化，外廟堂之雖命將出師，外以奮武威，外聖天子有憂其人，道
之慘禍，外特降撫綏詔，外使忝職，外期圖悌化，外今當先送使价
外，外先致詔命於蠻陣，外以擇其智勇氣備，外以善為說辭者一人，外欽傳
詔，外外總督、令參謀將、三擇其人，外舉出一員大將，外即當過春之
孫常如虎，外勇撼泰山，外正狀貌堂々，外御史大喜，外出轅門送之，外
常如虎往蠻陣前，外外號砲一通，州大呼蠻王，外欽奉聖詔，外外忽自蠻
陣，外一聲邦子響，州矢下如雨，外常如虎知不可奈何，外不接一語，外正踉蹌
而返，外御史與總督、見其光色，外正頻甚煩惱，外也。

第二十五面

敗績守安南

舞鈞入蠻宮

蠻兵の大開陣門を以て蜂擁而來す。外惠罵詈駁を以て勢甚猖獗。外以て總督に問諸軍中の誰可出戰す。外以て挫其勢を左右先鋒の應聲而出。本年戰未數合。外忽然狂風大作。外飛沙走石。外虎豹羣象之屬。外萬千成群直上。王師を以て淮軍の土崩瓦解す。外首尾不相應。外外總督乃退入安南。外外收拾敗殘兵を以て殆折其半。外外御史謂總督曰。向言高墨堅壁。外外以緩其勢者。良有以也。外外何為冒鋒而敗。外外也。外外總督曰。不奉聖詔。外外梗化肆暴。外外以和之不便。外外戰之亦難。外外以將何以制敵耶。外外御史曰。觀勢而圖。外外以隨機而應。外外以。外外遂退別館。外外對王娘曰。奉詔之事。外外不得入蠻陣。外外昨日。

又擢大軍外王師退守安南外危機如髮外此將奈何外玉娘曰妾有一計
方外昔則曹沫外挾匕而登齊壇外華元外帶鉞而入楚營外俱成其功外
今日之勢外不可與敵其鋒銳外妾雖不才外舞三尺蓮鉞外直入蠻王宮外
宣諭聖詔外幸為歸化則兵氣可收外不然外取其蠻王頭外號令於陣
前外以外蠻兵外必無心戀戰外倒戈而服外則外未審相公外意何如外御史
曰此計甚妙外卿外何時能學鉞術而行此險計耶外妾在北樓時外逢公孫
女冠外學得神術外可化白猿外可作蒼鷹外願相公外勿慮外妾外
御史大喜許之外玉娘外以匹帛外纏身外深藏詔書外雙手外持龍
文鉞外起舞數回外忽作一道白虹外寒光外漫外凜乎不可犯外玉
娘外直入蠻王宮外蠻王外虎鹿兒與群酋外相議策應之計外忽見一道
金光外從白虹中閃外而來外壓外任蠻王肢體麻木外目瞠心慌外玉娘化
現本身外仗鉞厲警而言曰汝是南荒藩服外不受皇化外且舉兵犯境

方昨抗衡王師方王師上猛將千員이오勇兵百萬이라可以掃平巢穴이로되
大明皇帝陛下仁德如天方昨憂其人道之孔慘方이고特下聖詔方이니蠻將
이梗化不納方니罪合萬戮이라我奉指揮都御史命方이고欽奉聖詔方
昨帶至于此方니蠻王은欽受詔命方昨收兵歸服이라天子當封汝南服方
昨求享福祿이라니外不然이라五步之內이라取汝首領方昨懸于北闕下方
汝擇自從方라蠻王이聽言良久이라乃命近侍方昨設香卓于大幕中方
北向跪而受詔方

第廿六回

蠻王歸王化

淮師唱凱歌

其詔曰

咨爾蠻王은臣服南藩方昨山茅海琛이라久供厥職이라遽梗王化方昨弄兵

抗師之曰唯朕宵旰之為念孔酷之外遣使撫諭之曰收兵悌伏之曰爾子
爾孫之當享厥福之曰不綏不服之曰戢用于戈之曰掃清不職之曰之爾其
無底于悔之曰

蠻王之拜讀訖之設宴入享之曰叩頭謝罪曰天神劇臨之曰降此聖詔之曰忝
職之曰雖曰左袒之曰不敢不服從聖化之曰世之生之曰伏其皇灵之曰之一邊修
上謝表之曰今玉娘回行之曰一邊令武管酋長之曰持節乘驛之曰召還入胡酋
長之曰之曰玉娘之曰身帶謝表之曰舞劍騰空而去之曰蠻王之曰與后妃諸臣
之曰向天百拜之曰懼其仙威之曰唯恐入胡酋長之不班師之曰乃與四百酋
長乘千里馬之曰直向戰地之曰大饋壯士之曰即日拔寨之曰直向王大營之曰
要請謝罪于都御史麾下之曰玉娘之曰歸報于御史之曰救其顛末之曰且獻其
謝表之曰御史大喜曰南方之曰平矣之曰即令總督營之曰大陣兵威之曰
且御史與總督之曰相會之曰語其蠻王悌化之幸之曰又曰蠻王之曰必

自來謝罪矣。以是言未畢，守門將士入告。蠻王以舍壁自縛，立謝罪于麾下。以是御史乃命入帳，立親自解縛，立以賓禮豆優待之。蠻王以不勝感謝，以四十二郡所掠財寶牛馬，外與其城池人民并皆還納。以是請以死罪，以御史乃慰諭曰：「嘉乃悔服，以是特赦前咎，以是當奏于天，陛下以是封其南服，以是世為王。」以是蠻王以拜謝叩頭，立請見傳詔大神，以是御史召王娘相見，以是王娘以黃金百斤明珠百顆，立獻于王娘，以是王娘辭而不受，立乃取明珠一顆，以是標其首，歸而為南征之記念。以是蠻王以拜辭還國，以是南氛以清靖，以是兩淮將卒，以是與雲南士卒，以是咸服。御史王娘神算鬼策，以是煩其不戰而平，以是兩淮軍將，以是唱凱班師，以是御史撫依士民，以是蠲其年租，以是大賞將士，以是金帛以饋之，以是軍民以蹈舞歡喜，以是聲動天地，以是御史與王娘，以是率其從者，以是立向還京師，以是。

第二十七回

御史待金吾

夫人封玉娘

御史與玉娘之路無事方得達京師方待罪于金吾引金吾上奏都御史王慶龍以胥命金吾方皇帝驚訝方命殿前宿衛將軍以持節問曰卿以建不世之功方不妄致一人方且戡清南荒方功勳莫大於是方何不直入復命方且行且意外之舉耶御史復奏曰臣罪當伏王法方非萬死無赦方當以表章方陳請伏法方即上引罪之表方皇帝御羣臣於太極殿方覽其表方其表外曰

死罪臣王慶龍奉命南征方察其戰勢方戰數不利方如獲勝捷方非心服則南荒豈不可平矣方是以臣以矯詔宣化方雖歸清戢方臣之犯罪方固當無赦方臣今胥命方以待斧鉞之誅方臣

皇帝乃命刑部尚書方特赦其罪方且고特命入闕方且고御史匭方王
陞下方奏陳平南之役方且고仍請伏罪方且고皇帝大悅慰撫方乃宣法醢
且고特陞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紫金魚袋方且고御史上表辭職
且고皇帝不允方且고時文淵閣學士張時鳴以勞軍使且고前往雲南
且고及고回還京師方上奏玉娘建功之事實方且고嘉之方乃封平南國
夫人方且고丹牒既下方玉娘入闕謝恩方且고是夜方皇帝與后妃東宮諸
近臣方賜宴於玉華樓方且고皇帝招玉娘曰汝有神妙之術方且고翊贊國
家之大功方且고爾當於朕面前方一試其術方且고玉娘奉命方且고舞劍良久方
一道白虹繞匝於上林苑銀杏樹方且고霎時方放光半空方且고移時白光
漸消方且고玉娘還伏于玉陛方且고皇帝后妃極加賞讚方且고帝賜黃
金萬斤方且고皇后賜金五十斤方且고玉娘謝恩而退方且고翌日方皇帝
賜一大甲第方且고為侍郎第宅方且고富貴榮華方極于滿朝方且고此時

閣老聞侍郎之建勲고고不勝欣喜고고謂老夫人曰兒子出世고고勲高一等고고正位至亞卿고고門戶榮耀고고已極懷惕고고但尚無配室고고王娘고고位至國夫人고고不可以居正室고고此將奈何고고老夫人曰人倫大體고고豈不可不正고고願相公고고上于京師고고上表質請焉고고

第十八回

賜婚沁園花

侍宴金堂春

閣老曰夫人之言고고甚復佳矣고고願與同往京師고고以觀兒子之榮貴고고且定其婚事고고以正家道고고可也고고即日治行고고與老夫人고고直向京師고고侍郎與王娘고고出迎百里外고고極其怡愉之養고고閣老乃言于侍郎曰고고今回吾行고고為汝婚事고고配其正室고고王娘고고特進華爵고고勢甚고고當고고將上表고고質其婚事고고於皇帝陛下고고然後고고可以正

其家道_다고_고乃上表于丹陛_다고_고皇帝覽表_다고_고卽以金字批旨曰朕
有公主_다고_고當下嫁于侍郎_다고_고玉娘은其亞之_다고_고시_다고_고閣老謝恩_다고_고不
勝惶感_다고_고라_다皇帝乃令太史擇吉_다고_고時政成化三十年春三月十五日_다고_고公主
은皇后之第三女玉華公主_다고_고시_다고_고時年_다고_고二十_다고_고容顏如花_다고_고性情如玉
고_다淑德貞靜_다고_고才機明達_다고_고可謂君子好逑_다고_고乃建翠華宮_다고_고進侍郎
之東_다고_고趣其期日_다고_고盛陳儀仗_다고_고行大禮于翠華宮_다고_고進侍郎
為附馬都尉_다고_고附馬與公主_다고_고如一雙和璧_다고_고光映日月_다고_고兩殿_다고_고
甚為敬愛嘉悅_다고_고시_다고_고閣老夫婦_다고_고惶感歡忭_다고_고殆若不勝_다고_고라_다是
日_다고_고皇帝乃命平南國夫人_다고_고特封玉英公主_다고_고為亞室_다고_고고_다시_다고_고玉華_다고_고
甚愛玉英_다고_고고_다玉英은且敬玉華_다고_고고_다和氣融洽_다고_고고_다一家生春_다고_고고_다라_다侍郎
이乃大設華宴于龜蓮堂_다고_고與兩公主_다고_고獻壽于閣老兩位_다고_고고_다六宮
妃嬪_다고_고參列于內宴_다고_고고_다一朝公卿_다고_고祝賀于外筵_다고_고고_다仙樂融_다고_고고_다

花籌紛々々々綺羅絲竹々歌舞賀章이眞天下創有之盛宴이라郭汾陽之行樂시裴晉公之勲業이於侍郎父子에無之矣라是日에與兩公主로夜宴于金碧鳳臺시酒至三巡에玉華公主展碧華餞고題一首詩을니玉英公主和之고侍郎이又和之을니詩成珠玉을고筆起雲烟을不能定其甲乙焉이라皇帝聞之을고特命奉入을가親自評批을라을시니侍郎이與兩公主로敬奉詩函을고入侍玉座을가雙手進呈을라

茅二十九回

玉手考詩函

金殿頒賞品

皇帝乙覽其詩을시니玉華公主詩에曰

闕睢聖化正家風和氣洋溢四海同綠酒斟來春風斛大明日月照樽中

玉英公主詩에曰

身留一鈎答君恩骨髓偏霑雨露痕犬馬不能終世報化珠碧血誓乾坤
附馬詩曰

金鳳樓前月色多春風浮動沁園花萬年天子恩如海處處皆聞擊壤歌
皇帝覽畢曰喜動八彩王聲朗吟方且手舉朱筆方且次第批評
方且評玉華詩曰雍肅端正方且有周南正家之風方且評玉英公主詩
曰剛毅慷慨方且有為王敵愾之氣方且評附馬詩曰富貴和麗方且有
太平宰相之韻方且及其優劣方且未知誰甲誰乙方且乃命黃門方且掛
賞品二種方且一是波斯國所貢暖玉障子一習刻毛詩正文一通字
如蠅頭光彩眩目寒天常溫一是越郡所貢龍文七星鈎一口百
鍊五金方且陸剽犀象方且水斷蛟鱷方且皆是一世之神寶也方且乃拈甲乙
二闕方甲者上賞暖玉屏方且乙者上賞龍文鈎方且丙者上居末方且罰
一大白方且方且令附馬與兩公主互拈之方且附馬先拈一拈方且兩公主各

拈一拈玉華也拈甲子玉英拈乙子可知附馬之居丙子兩公主受
賞謝恩子且附馬止駐居於兩公主之殿子亦恨其先拈子皇帝命金蕉
大葉杯酌黃封御醞酌葉春子令附馬飲之子以附馬跪飲子皇
后從傍曰大丈夫居于女子之後子甚可愧也且子宜加罰一大酌子
子以丑命昭容子九龍白玉斗酌滿酌一品玫瑰香子令飲之子以附
馬又跪飲子卧六宮妃嬪卧黃門貂鎗是皆為自笑子戚里近臣
無不拍掌子亦以嘲其罰飲子皇帝乃令戚臣之豆並次其韵子亦
以談應製子以首成者止居甲子子以附馬七步之用則援筆成章
子外進于御榻前子以諸戚臣不敢開口子以並皆閣筆子以卧皇帝
乃於金榜以題甲字以賜之子子以附馬顧謂玉華公主曰僕之居甲
乃玉手親賜也子非拈取之甲子以當居杜元子以子以玉英公主曰玉主
取甲子乃三人之居題子恩公取甲子乃應製之占先子以皆胡為乎並

取其甲也至皇帝皇后大笑欣歡之外大賞金珠玉帛筆硯紙墨等
珍貴物品之外又盡歡而散之外

第三十回

家庭美規範

子孫錫吉昌

附馬與兩公主互極其歡娛之外日事觴詠之外且事親之外盡老萊之
孝之外事君之外盡范公之節之外又處家之外盡溫公之範之外富貴之外
天而不驕之外功勳之外蓋世而不伐之外真清期之宰相之外戚里之文
雅之外子之外孫之外克紹克昌之外紹其喬木之春之外由是而無窮焉之
外

本記者評曰金華山人外遺一草稿於本社之外惜其裨官之遺漏
者之外吾儕乃演其辭而為三十回之外登載于此之外蓋裨官比丘亦一

史家者流耳採摭其勝事異跡耳奇人特行耳非以附石室之餘流耳亦足
為懲惡創善之一種箴戒耳雖然耳裨官之失耳或流於吊詭耳或馳
於虛無耳惹起後人之不信者特其一瑕疵耳至於王郎玉娘事耳非
亦可以懲近世鄭衛之風焉耳何者耳男子耳沈溺於色界而喪心失志耳
非流迷而不返者有之耳至於娼妓之狐媚蠱毒耳尚矣勿論耳耳所謂引室
妾婦之近世行為耳有朝廷而夕散者耳耳東鄉者耳耳西應者耳耳百般醜態耳
萬般淫情耳有不可以人類耳稱焉者耳然則與狗彘之相狎相散耳耳同一
流也耳耳如王郎者耳一朝回棹耳耳成天下之事業耳耳玉娘耳誤落青樓
耳耳一心秉節耳耳誓死不違耳耳竟成天下之名節耳耳足使今世丈夫之軟
腸耳為妾婦者之薄行者耳一見此龍舍玉耳一通則足可以愧死矣耳此是人
世風化之大關係而尤切於近日之最入惡俗故耳揭此龍舍玉耳三十回小說耳
非以為創善懲惡之一大寶箴云爾耳且續載裨官耳耳供愛讀者耽玩焉耳耳

龍舍玉

金華山人

緒言

宇宙今則無論英雄烈士外文章才子外風流冶郎外未嘗不留戀於色
而多有喪其志者言可嘆也引引至於玉娘之貞靜奇節可謂色界
之卓犖超絕者不可以一流而歸之故好事者傳其事言庸速讚
美意言可

